

為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

物各有體體各有用用適其材則為妙用矣故惠子得大瓠而為無用是拙於適材之妙用矣拙於適材之妙用者由心之未

能直達也故曰夫子由有蓬之心也夫

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

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

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

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

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

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

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

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

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不龜手之藥或用而為泝泝統或用而得

裂地之封此明物雖一而用適其材則各

有所當而免疑案此窮理盡性之意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

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

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

同去也莊子曰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

候教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

罔吾今夫斃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

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

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

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

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夫道無小大所以為小大之本體無所用

所以為眾用之祖惟聖人全性命之根本

而體道以為用故以大樗況之也樗者深

其根而枝葉生命者固其本而萬事起惟

能深根固本而不以小大內外為累則道

遠矣無何有之鄉言虛無廣莫之野言所

大理往策牛言用之不同而均有於困苦

彷徨言其動寢卧言其靜不夭斤斧物而

無害者言不與物逆而物莫能傷此莊子

言逍遙之極致而處之於篇終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一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三

宋 王 元 澤 傳

齊物篇

萬物受陰陽而生我亦受陰陽而生賦象

雖殊而所生同根惟能知其同根則無我

無我則無物無物則無累此莊子所以有

齊物之篇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嗒嗒焉似喪其

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

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聖人體道而無我無我則無對於天下此

南郭子綦似喪其耦也夫耦匹也物莫不

有匹而惟道神妙而無匹無匹則歸于一

致而忘彼我此物之所以齊也故形可使

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此梵志所謂吾

由昔人非昔人者是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

汝知之乎

生者天地之委和也。有生俱受委和也。惟子綦能知其所然。故絕累忘形。而以吾喪我。物我所以俱齊也。世之昧者不知所然。以為形質差殊。小大異極。所以有彼我小大之辨。而所以不免於累也。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琴琴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尤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壺。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謔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天籟地籟人籟者。衆竅之所以不同也。衆竅不同。而同受風。以成聲。萬物雖異。而同委氣。以成體。竅爲風之所鳴。而物爲化之所役。所遇雖殊。而同歸一致。此物我不得

不齊也。然風不能鳴。無竅而化不能役。無物能脫形骸之累。而忘妄想之情。了然明達。而吾非我有。則入于神妙。而造化不能拘之矣。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關。縵者害者。害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感也如絨。以言其老血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虛歎。變越姚佚啓態。

大知小知。大言小言。大恐小恐。其寐其覺。此皆有形之累也。夫有形則爲化之所役。役於化則所以有動止之異。此所以未免於累也。安若無形。而使化不能役。使乎非神不能與於此。

樂出虛蒸成菌。聲隱於無聲。形隱於無形。此造化之自然也。及其鳴而然後成於聲。比而然後成於

形。故曰樂出虛蒸成菌也。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晝往則夜繼。夜往則晝承。相代相更。而莫有其極。此道之妙用。而天下莫能知其初。故曰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旦暮自然。而然真宰亦自然。而然我亦自然。而然也。然非真宰則我不生。非我則真宰無所著。我即真宰之所使。日用焉。而不。自悟豈有所分別乎。此見齊之之意也。故曰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真宰者。至道之妙宰。造化者也。以其自然。故曰真。以其造制。故曰宰。其爲物也。不在乎陰陽之內。亦不在乎陰陽之外。可以神會。而不可以象求。故曰若有而不得其朕也。

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不疾而速生物而著不可見其朕兆者真宰也故曰可行已信而不可見其形可以

意了而不可以象求故曰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

說之手其有私焉

手足耳目心膂肺腸其不同也如此我備而有之以為我能無我則非有一而可

親矣若有可親則不能備而私矣適足喪其真也故曰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

誰與有親汝皆悅之手其有私焉

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迥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

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真宰者有為也真君者無為也臣妾上下

之分也上下雖殊而一之以真君故曰其

有真君存焉人之生也莫不皆有真君焉故役役背馳而不能自悟是以反喪其真

焉如能求而得之而知其真君之固有則所以無虧於真矣故曰如求得其情與不

得無損益乎其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知能止不亦悲乎

造物者之造物其變無窮而偶為我爾人不自明而遂為有我則物於物而與

物相靡刃役役困苦而不得休息焉此真君之所以不存矣真君之不存則不亦悲

乎此莊子之所以悲也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蕭然殘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矣蓋其形化

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天下之人不知物我同根而不能齊故外

役於物而內喪其真質雖存而形神已亡尚不知其所止矣不亦哀乎此莊子之所

以哀也然莊子前言悲而此言哀者悲未至於哀而哀有甚於悲言哀而繼以人謂

不死奚益之句此其所可哀也故言哀於後夫形者天之委氣心者人之真君心內

而形外形萬變而無常心定而不滅此達者之所以如是世之迷者役心於形而喪

其真此所以尤可哀也故曰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

不芒者乎芒者昧也人之生也受形於真宰而豈曰無知惟不能自悟而愈迷愈惑所以入於無知也豈天下之人一如此乎亦有達觀

者在其間爾故曰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矣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心者人之真君也人能不喪其真君所以謂之成心也成心既存而自師之則與道

實會而與神默契不必知陰陽代謝而然後謂之得道也愚者不能知有真君而存

之徒務役形而求道此其所以自惑也故終身求之而不知也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聖人固其成心而無是非非下文所謂以

是非為環得其中者是也眾人喪其成心而有是有非此之所謂今日適越而昔至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聖人固其成心而無是非非下文所謂以是非為環得其中者是也眾人喪其成心

而有是有非此之所謂今日適越而昔至

是也

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行其所無事者心無所惑也今人不能存其成心而惑

是非禹尚不能知之也我獨何以強知乎

故曰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

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數音

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

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

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

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

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

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

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

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

是因非因非因是

無新成者大道也無浮華者至言也然而有真偽是非者由道隱於小成而言隱於

榮華也道隱於小成則不全言隱於榮華則不實是以有儒墨之是非而所以不齊也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聖人內冥諸心而不由是非之塗而任其

自然而然是以無是非也故曰聖人不

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

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

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大道同宗是非一氣忘彼與我則舉忘其

對所以運轉而無窮也故曰彼是莫得其

偶謂之道樞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

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

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

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

萬物一馬也

彼指此指彼馬此馬其不同者形而其所

同者質安得有所不齊乎天地雖異而同

出於道萬物雖殊而亦出於道但天地殊高下之形萬物異小大之體其所出同於本而已安得有所不齊也故曰天地一指萬物一馬然莊子以天地而喻一指以萬物而喻一馬者以天地靜而得道之體而

萬物動而得道之用也

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

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

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快悅憤怪道通

為一

大道無可與不可無然與不然無成與不

成無美與不美渾然為一而莫不由之然

而人不知道而妄情所見然後有可與不

可有然與不然有成與不成有美與不美

所以自致疑累矣此莊子所以明達者能

通而為一也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

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

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

得而幾矣因是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不偏見不滯礙曉然洞徹而冥於至理者此莊子之所謂達者也雖然不廢萬物之成毀而但寄之常用而不自有故曰寓諸庸也庸則濟天下之用而無所往而不通

矣無所往不通則所以為得道故曰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幾者近而未至也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

朝四而暮三何異朝三而暮四眾狙妄情而喜怒於其間其所以為惑也天下之人妄情何異眾狙乎此所以不免於惑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

聖人忘是非任自然萬法一視而無高下此所以能齊物也故曰聖人和之以是非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

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

有是非則道所以虧無是非則道所以全此莊子所以寓言昭氏鼓琴不鼓琴也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手皆其成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

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三

子者不知大道之無形大音之希聲但冥於至理則然後方得何必勞形極慮而求之歟此所以終身無成也

是故滑稽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滑稽者曾中惑亂而不果也曾中惑亂而不果則徒術明於外而耀眾矣此非窮理盡性之人也惟聖人不棄而寓諸用以大覺覺之而明也故曰滑稽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也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始有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秋毫太山殤子彭祖天地萬物俱為有形也有形則可以忘形而齊諧也夫知道者不死而不生故天地與之並生也無方而無體萬物與之為一也物既與之為一矣

所以不必有言也故曰既為一矣且得有言乎

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有言則有對故一與言所以為二也二與一相對則所以生於萬物也此道之所以散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眇也請言其眇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事也聖人懷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大道渾然而無方至言寂然而無辯道散而然後有分域言出而然後有是非惟聖人明其物之性分而不議不辯所以能冥其極也故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聖人議

而不辯也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嗾大勇不伐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滑而不信勇伐而不成五者固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大道寂然難可強名故曰不稱大辯默識不假分別故曰不言大仁博愛無所偏係故曰不仁大廉無外不加不損故曰不嗾大勇本仁豈有殺害故曰不伐大道自明則非道矣故曰道昭而不道言辯則是非有彰矣故曰言辯而不及仁於一物則仁虧矣故曰仁常而不成廉而揚清則為詐矣故曰廉滑而不信勇而好殺則勇虧矣故曰勇伐而不成五者挫其銳則幾近於妙術故曰五者固而幾向方矣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

不言之辯大辯也不道之道大道也大辯無物不容而大道無物不由故曰天府天府者物之所藏也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者此孟子所謂不加不損而佛氏所謂不增不減是也夫莊子有言葆光有言天光何也以至人之性廓然無邊而愈久愈明故曰葆光以至

人德宇泰然一定而其明自然故曰天光也葆者以其愈久而天者以其自然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教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皆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聖人無我而物無不順儻有不順則不得不伐此老子所以有用兵有言之章而莊子所以有堯伐宗膾胥教之言也夫無我者與物齊也物不我齊則不諧矣不諧而聖心豈得自安歟此堯之所以南面而不釋然也

蓋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

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齧缺者道之不全也王倪者道之端也莊子欲明道全與不全而與端本所以寓言

於二子也夫子知物之所同是者此明齊一之理而故以此言而為問端也雖然嘗試言之者蓋不得已而言之言之非欲辯也萬物同根皆自知矣以知為知則非知矣以不知為知則深知矣齧缺問於知之

者是以知為知而反不知矣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懼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且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狙以為雌麋與鹿

交鱒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正處者不待處處而然後為處正味者不待味味而然後為味也正色者不待色色

而然後為色也此皆以無為是矣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

大道全則無仁義大智隱則無是非道廢而然後有仁義智顯而然後有是非故王倪得道之全而不用智以此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矣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至人無己與物為一而物莫敢犯故水火不能傷寒暑不能挫風雷不能動是以躡空虛御陰陽出於形器之外而始終不易其守也憂樂豈足累其心故曰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瞿鴝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莫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子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矣旁日月挾宇宙為其矇合置其滑濬以隸相尊

○聖人體道恬然無為動不役物而處不避患萬物皆備於己而不樂外求至道與之為一而豈假緣行無能為有有能為無居于清淨之極而污穢不能染矣故曰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旁日月者所謂一晝夜也挾宇宙者所謂齊遠近也
○衆人役役聖人愚菴
○衆人有我物於物而為物所役故曰役役
○聖人無我不物物而與物為一故曰愚鈍

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于惡乎知說生之非感邪于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沾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子手執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說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蹇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

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正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蚶蝸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蓬蓬然周也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參萬歲而一成純者此言齊之妙也夫莊子齊物之篇始之以無彼我同是非合成毀一多少齊小大而已及其言之至則次之以參年歲一生死同夢覺千變萬化而歸于一致所謂明達而無礙者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所同然也莊子能明其本而齊同之是覺天下之未覺也然而物我齊之則可也至于夢覺則何以同之歟夫晝之所為與夜之所夢一也然晝以覺夜以寐而小有不同也積久而思則晝所為夜所夢茫然無所分別矣莊子能知其大同而回之故反復言其方夢占夢大覺大夢之妙而所以盡其齊之意又恐世之未能信其言也復寓言其身夢為胡蝶又言其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胡蝶之夢為周所以極盡其齊同之意而以覺於天下非達觀者豈能知莊子之所言矣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二